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儀真至淮安河止務高堤不務深河勢擁諸湖安所
紀極萬歷元年治之乃測江都縣三汊河起至楊子
橋止計半里舊水深四尺測寶應縣大潭起至三官
殿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五寸測白馬湖口起至錢

家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二寸測山陽縣化骨亭起至趙家莊止一里舊水深四尺二寸是三百七十里運道中淺者止此總之不踰五里餘皆五尺至一丈極深有至一丈八尺而止淺夫淺船治之月計之工也凡四尺者可濬至七尺而止則以運舟用水三尺乘之高寶諸湖從平水二十餘閘中尚可洩去四尺夫水落四尺則河岸視舊可高四尺一以固堤一以利田此祖宗但令深河不令高堤之微意也余故痛

復之百餘年來乃不為濬淺之易而為高堤之難未
之思也夫 治閘漕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
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
杓 瓜儀濱江閘外春運江潮未盛潮至則通潮落
則滯司河者為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
故也余止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焉以
畱舊潮而接新潮且令渠之不直洩也而又免濬渠
之勞費漕舟乃利 境山閘者閘漕之外戶也年遠

變遷棄焉不治上下多淺萬歷初乃更爲之而黃家
閘始有重關矣外阻黃內束漕兩利之策也 坎河
口者其運漕之橐籥乎旱則止汶以濟漕澇則洩汶
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為橐時為籥
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 閘河水平率數十里
置一閘水峻則一里或數里一閘焉舊制漕淺即濬
夫數十里濬深一尺勞費則何益一板焉則數十里
水深尺半餉耳故救急莫如加板 理閘如理財惜

水如惜金糧艘入水深不踰三尺五寸濬至四尺則水從下過廣不踰一丈五尺濬至四丈則水從旁過皆非惜水之道也故法曰凡濬法深不得過四尺博不得過四丈務令舟底僅餘浮舟之水船旁絕無閑曠之渠所謂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東上水 啓閉諸閘法若潮信焉如啓上閘即閉下閘啓下閘即閉上閘節縮之道也不然將恐竭又啓板時上下水舟俱泊五十步之外每啓一板輒停半餉命曰晾板則

水勢殺舟乃不敗若通閘若頂閘是竭河毀舟之道也漕大忌之沂泗之水經兗府自北而南由金口壩南出魯橋其流頗順故古建金口壩以遏南奔特分一派由黑風口西流穿兗城出天井閘其流頗細余濬黑風由兗城至濟寧深廣可舟而固金口西趨者盛則南奔者微多濟運道商舶直達兗府兩崖膏腴無淹沒之患一舉三利之也山東水惟汶最大伏秋暴漲出南旺南奔濟寧者勢盛則橫遏沂泗之

水天井閘咽不得下而濟寧東偏數萬頃膏腴悉為
廣川溢南陽則斷諸堤且左偏獨山諸湖不得疏洩
右奔入昭陽二湖魚沛滕成淵東南射茶城則黃河
得汶十之一助為虐也萬歷元年謹備南旺七月淫
雨連旬汶暴發丈餘余亟閉柳林寺前二閘斷南流
而令全汶上源多北歸鹽河入青州之海下悉北歸
張秋入天津之海其流於濟寧南陽出茶城者特沂
泗二水耳流細而力薄通天井閘咽之裕如也東全

膏腴數萬頃南陽諸堤其若常山之蛇焉獨山諸湖徐徐入新河而新河特涓涓者入昭陽魚滕沛疇昔之為湖者今皆成膏腴秋大稔矣而射茶城入黃河者一衣帶之多黃河亦少失所助乎其樞在南旺其機在柳林寺前二閘蓋南旺地聳制之固形便勢利也汶平則柳林寺前復開汶發復閉不言所利大矣哉南陽新河堤三空減水閘湖水盛則從空中衝對岸之堤堤多毀河水盛則從空中奔沿堤之湖運

舟吸入空中多敗余益之小閘十數口僅僅六尺許
夫閘多則水勢大殺口狹則水力大弱亡吸舟決堤
之患矣 閘河八百里大湖之中多產蘆葦長堤之
間多長草蒿棄於地也余令九月刈之蘆葦可以代
柳稍蒿草可以代谷藁捲埽之資誠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者矣省令夫之徵本色者改折色貯庫以備不
虞不亦公私兩利乎 閘河無源非真無源也蓋合
徂徠諸山二百八十泉者尺疏而丈導之合則流散

則否有似於無源耳故開河之水以深三尺為制

祖宗法運舟載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掣

掣字

借用蓋用人大指與食指直之謂之一掣一掣者五寸也六掣則三尺矣

六掣者三尺

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 制閘三法一曰填漕凡開閘糧船預滿閘漕以免水勢從旁奔洩如甘蔗置酒杯中半杯可成滿杯下漕水可使逆流入上漕二曰乘水打閘時

船皆銜尾其間不能以尺如前船拽過上閘口七分
即付運軍為牽之溜夫急回拽後船循前船水漕而
上使後船毋與水頭鬪閘夫省路一半過船快利一
倍三曰審淺凡下活閘蓄水如係上水淺則於船頭
將臨淺處安閘如係下水淺則於淺尾下流水深處
安閘故活閘必從深淺相交之界則淺者自深若騎
淺安之則一半淺者深一半淺者愈淺矣 南旺脊
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

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萬歷元年臨清稍滯運余以尾幫入南旺閉之南閘令全汶趨臨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艘六千有奇此所謂役水者也 諸閘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水微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

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閘河身博不踰六丈故水束而深唯自留城以下往
年為黃水所盪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
而鋪數十丈淺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
之候因勢剏築縷水小堤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
夾縷之如偏淺則於一旁淺處偏縷之延袤以淺為
度大都漕博止六丈堤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尺欄
以小橋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修每千夫日

可小二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工也江南運道自萬歷元年始屬總理自杭州以達於鎮江凡八百餘里遡杭及常之七墅堰大勢地卑且多湖蕩即崇德吳江長洲之間淺不甚也唯自常之白家橋以至鎮之京口地勢漸聳河止一經更無支流可引每旱乾秋冬水涸輒淺滯不可舟而洋子江復下丈許此京口所以冬築春開今建瓜洲二閘大挑常鎮諸湖遂使臘月初旬京口可開千艘並入

誠二百年僅見江南百世之利也顧自白家橋抵京
口僅三百里濬之以漸而下引七墅堰以南之水注
之北流如南旺北河故事則京口永無患矣常州以
北三十里為犇牛閘又二十里為呂城閘官夫故在
唯作新而用之此事半功倍者也每歲犇牛築壩兩
浙回空皆由江陰下江口歷青陽出無錫之高橋抵
蘇杭此其捷徑也但青陽一帶河身狹淺阻塞商賈
不通今濬之不惟江陰運舟徑可抵城而每京口大

挑此其間道也經畧江南三策一曰處工費以備修
濬江南河道宜兩年大挑如北河故事為費甚鉅取
之屬邑是以杯水救車火也則病官取之丁田是以
公家累私室也則病民取之河銀是以漕渠廢水利
也則病農取之商賈是以水累陸也則病商取之協
濟是欲舍己田耘人田也則病鄰今查蘇松常鎮杭
嘉湖漕糧二百萬石每石僱船抵瓜壩脚米七升瓜
洲開成淺船悉抵江南水次交兌而悉蠲僱船米余

請於七升之內免去六升以利民量徵一升以利河
名曰運河銀分貯各府鎮江河工獨多貯亦以多常
次之蘇次之嘉又次之杭又次之大挑僱役辦料諸
費悉資於此一切亡累也夫民免六升省二百年額
內之舊派修河一升亡八百里額外之偏累以瓜
所省江南之費為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便計也二曰
設江渚以避風濤七郡運五十餘艘俱出京口渡江
以入瓜洲開河風濤不利則艤於大江之濱後舟鱗

集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至危事也則於京閘之外藏風處濬而深之可容五六百艘固橋築堤若湖蕩焉而以一口通出入南北渡江者乃即安矣三曰改閘座以免阻塞犇牛呂城二閘底石頗高而運河深七尺以平江水則閘底限之故深河宜深閘底乃利涉爾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并流之則有餘特為番休之法如運舸淺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

屯於汶之上源以待北決如運舸淺於東昌之間則
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役汶全力者也
萬歷元年始用此法漕大利

治水筌蹄

馮敏功遷河南左叅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泃口穿
葛塢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為運道以示奇
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屬之敏功念
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盤石硜砂不可鑿大湖相連
十四不易堤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

喜事者又欲別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
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
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即
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
窮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
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
尺寸利柄相稍惡沮始用廷議罷之丁艱去
兩浙名賢錄

敏功服除起佐
漕運見十年

是年漕撫都御史王宗沐淮安知府陳文燭加修淮安長堤幫築西義橋椿岸又修鹽城石碓海口以疏

下流入海之路

南河全考 宗沐文燭俱在萬歷二年去任全考錯入在四年故移置於

此 淮安長堤在郡西自清江浦藥王廟起東歷大
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浦灣
六十里而近詳見淮河王公二堤記石碓口在鹽城
縣東門外里許諸海口可開而石碓口獨不可開明
胡希舜嘗有記矣畧云萬歷丙子鹽城令杜君善教
以興化鉅公主議浚河建閘河通潮大至壞閘水澎
湃震蕩大沒民田一時居民溺死者無算於是鹽人
鼓喙而爭言塞石碓口矣庚辰歲揚令瑞雲言之巡
鹽御史姜公璧是年題請塞石碓口修宋丞相范文
正捍海故堤而命楊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奪隄

而上鹽人永永無海患矣諸海口可開石碓口則不可開何者石碓口薄城故憂不獨在田也

明神宗萬曆三年正月丙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一鶚條上弭盜六策一議定守備汛地漕河一帶南起丁字沽北至王家擺渡崔黃口與霸州二守備分河東西岸而守之兩岸兩屬彼此互諉不若盡屬之崔黃口而霸州則專以近京要路責之一議增巡河哨船宜置八槳船六隻每船用兵十名分布巡哨一遇有賊併力齊棹與岸上巡緝互為聲援一議明管河職掌謂管河舊設

一把總一主簿皆高坐河西膏地職守湮廢宜於夾河
武清營州二衛選驍勇有才官一員充為總領責以護
糧把總主簿責令沿河修濬巡緝如有失事通與守備
及巡簡官一體查究疏下兵部覆核無異詔如議行併
令撫按官申飭所屬有隱匿盜情規避罪責者事發一
體治罪 二月庚午先是聽選歲貢生員許汝愚奏稱
鎮江府練湖焦干杜墅三湖修之堪以濟運京口丹徒
呂城犇牛四閘因而可廢事下地方踏勘至總理河道

傳希摯言練湖先已疏築無容別議焦干杜墅二湖地
窪源少無益運道四閘若廢有妨蓄洩其事遂寢 戊
戌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傳希摯上言治河當
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
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
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中斷兩洪俱涸
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
必射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

性耳今以資河為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
底績惟開創泃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為永圖耳泃河之
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錐手步弓水平畫匠
人等於三難去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
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
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堤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
則梁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泃口上下則河渠
深淺不一湖塘之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碍挑挖大較

上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北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盡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之情事洵洵而已哉若拚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汧河汧河既成黃河無慮壅決矣

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
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
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
有省尚有餘抵也故臣以為開泇河便因列為議工費
酌工程擬督工請監工四款上之章下戶工二部看議
三月丁巳泇河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疏言事
體重大宜集廷臣會議或行地方覆勘又瀕河一帶水
災頻仍大役驟興地方隱憂不可不慮戶科都給事中

湯聘尹言曩者新河之役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焉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無倍於初議矣宜大集心計博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給出自何所開列奏聞必儲蓄可備六年然後可下詔興工二疏俱得旨下部臣覆請會議上曰開河事理傳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于趙親往會希摯及僸運按臣確議以聞 丁卯工科給事中侯于趙舉

原任都水司郎中張純久歷河防周知地理乞添註原
銜同往勘議洳河許之 四月甲午總理河道都御史
傅希摯謂高寶之間桃花泛漲陡齊堤岸宜急捐徐邳
二州河道船稅堤夫等項四萬以備修築於是工科右
給事中蕭崇業等疏東南咽喉重地重罹災變宿水未
消新澇增毒蠲恤修築以甦瘡痍是或一道也若開草
灣浚石碇二策則未可輕議何也洳河之役國儲所關
必不容已若兩役並興馳騫不足顧尾失首非計宜俟

加河告竣淮揚稍稍安業乃可徐圖耳戶科都給事中
光懋亦言之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諸臣及勘加
河科臣博訪羣策議定明白以聞 六月辛卯工科都
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加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
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
道無恙無賴於加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河上下二
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約費可一百五十餘
萬金特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

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隔河流之處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致灌入宜先鑿良城石土預修豐沛堤防而後前功可徐議也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又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泐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為急開泐為緩奉旨看候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

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時詎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洑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拏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着 七月己

未國初糧運自儀真直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河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鹽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

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倍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專司啟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二日啟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 八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侯于趙疏言高寶湖堤大壞蘇松水利久湮宜專委任督理以裨國計巡鹽巡撫俱難兼管宜於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

差歸併一員專理河工部覆如議 丁丑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言茶城一帶運道咽喉頻年淤決迄無成功宜自梁山以下挑濬與茶城交相為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惟築壩斷流通其一以備不虞部覆得旨如議 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等上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

也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近該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籌畫又熟若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已出別生異見宜專敕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議即經行勘俱為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

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拏來重處 十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摯議上江四河道及山東泉源主事要將江南運河歸併水利御史就近統管兗州泉務歸併該府管河同知仍將清軍同知除去管泉字樣部覆從之

明神宗

宗實錄

徐公栻擢南少司空時黃河東決漕道為梗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蒿目焦心思所以別為計而南大

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水道心然其言遂並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尚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僉都御史專敕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

遂從中報罷

張元忭撰南工部尚書徐公墓志
杖字世寅嘉靖丁未進士

是年五月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本部郎中屠元冰暨接管郎中陳詔督築塞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二
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葉世華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四年正月辛丑以原任登州府知府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李承選改添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兼山東僉事駐萊州開浚新河已酉高郵州清水潭堤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紳以修復老堤工力浩大數

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
園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園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
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于
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
并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傳
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以圖萬全從之 己酉督
漕侍郎張紳以修築寶應堤工議於江南各府州縣并
浙江江西湖廣每糧一石加派一斗折銀五分兌于餘

鹽銀內借用候次年徵完補解弗許詔以漕糧脚米六升每歲計銀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及蠲免七升內量復一升每歲計銀一萬兩為修築之費又命於河道衙門轉發修河銀五萬兩如不敷或留漕米或借工本鹽銀或山東河南香錢例銀及德州倉銀并准奏用 壬子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枋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必不可議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二工計

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一兩八錢
費必不可不儲得旨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浚
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聞請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覈
其未成之緒縱工費銀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勘各
司道官多推艱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未
見詳確顯是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
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導為職豈
宜侵有司事徐枋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措畫殊無勤誠

任事之忠戶工二部其會同原建議劉應節並二科勘議以聞 栳等又言前題匡家莊地委高峻難於施工改扞黃阜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復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都泊由船路溝一帶原係便路相傳謂都泊為水所匯船路溝為行舟處似有待於今日者在黃阜嶺迤北既遠其高峻在分水嶺迤南又避其淤沙地形平衍水勢浸漫且旁有可濟之河水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為沽膠等河濬之以為血脈其下流為張奴等河濬之

以為經絡多建閘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資其榮
衛立堤塍以障其流沙開月河以洩其橫溢或遇大旱
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剥船以備剥淺每年春初
大挑小挑務期通利其海倉口等處俱有舊設倉廩仍
查復製造以備積貯是可以備海運之長策稱轉輸之
便途矣報可 丁巳命漕運及河道衙門嚴督郡縣將
清水潭原決堤口設法堵塞勿得恃圈田外湖致稽糧
艘 二月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光懋言國家建都極北

軍國之需悉仰給東南近因漕渠多梗識者謂宜別通一路與運河並行然初議挑浚僅百里起夫約數千經費數萬即可通潮信而海水自來頃勘報又謂海潮必不可通矣三徙匡家莊而都泊是主矣深挑量浚計地長百有七十里矣旁引接濟之水又遠百六十里與正河等矣夫役過四萬矣時限三年矣估計工費又幾百萬矣前後矛盾恐糜竭無餘而漕事未必有裨乞命尚書劉應節暫輟營事赴開河地方與徐栻虛心講求實

用若出百萬之費未足收永賴之功不妨奏請中止下
所司 己巳工部尚書郭朝賓等言新河之議劉應節
原以通海為主今查姚家莊以南至集墓溝計三十里
自孫家口以南至高崖頭玉皇廟共一百一十八里餘
又自高崖頭至旋河背量浚七十丈俱係海水必由之
路宜即興工其開引水河一百四十六里應命停止惟
是千聞不如一見徐枋親見海不可通故議引泉乃欲
使之捨泉就海責以必通萬一無成則枋得自諉而費

過錢糧已不可追矣必須公同應節商度至當可通則
通可止則止慎於經始以圖萬全上命應節暫解營務
會同栳并該省撫按官親到地方虛心計議先將難處
開浚試驗果否可行細估具奏毋得拘泥原議含糊兩
可致誤大計戶工二部各先發銀三萬兩付應節支用
以後工費另行議處 丙子議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徐
栳題山東屢罹災傷青登萊三府尤甚今大舉河工必
賴居民安業乞將一應拖欠錢糧自隆慶六年以前免

徵萬歷元年二年緩徵疏入命所司分別京邊緩急以副恤民德意 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通海徐栻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在南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堅石隱伏挑浚安施至於漕運紓長河泉脈細易盈易涸閘櫃徒勞況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即南北區處百萬易備使復有不足其將再請乎疏入上曰人臣任事最難已令虛心議處不當預為難成之說以恐之命仍前議 戊子工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枋以條議新河事奉旨切責
倉皇具疏陳謝而所錄旨意差訛為工科論劾上以枋
在遠傳寫致誤貸之 三月辛亥巡按山東御史商為

正言臣奉命亟趨膠州擇分水嶺難開處挑驗用夫一
千一百名方廣十丈餘挑下數尺即礪礪石又數尺即
沙此下皆黑沙土未丈餘即有水泉湧出隨挑隨汲愈
深愈難今十日餘矣而所挑深止一丈二尺所費銀已
五百餘兩尚未與水面相平若欲通海及海船可行更

須增深一丈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且麻灣海倉
海口兩頭淖沙數十里隨挑隨淤雖使別開一渠數月
後潮至沙壅亦復如是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
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雖通亦不能越而飛渡觀其
緩急先後之勢此河之不必通亦明矣而況有未必能
通之勢若此乎乞命停止毋事虛糜下部議 丙辰河
道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河南隄乃永樂間平
江伯陳瑄所建運舸俱行湖內波濤為患至弘治間侍

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為土堤東為石堤兩頭建閘名為
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約成民田數萬畝即今
所謂圈子田也彼時未傍西堤為河而別作越河於數
里內舳舻安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堤大遠瞻顧不及
缺壞不修遂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土堤遂潰壞
則東堤猶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清水潭之決蓋勢
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蹟策非不善但據估銀二
十三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尚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

數年復壞反成虛費則不如照弘治年間侍郎王恕議就老堤為越河只修築東西二堤為費既省而循堤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既完徐及寶應謹將切要事宜條為四議其一曰設處錢糧二曰燒採磚石三曰分募夫役四曰委官分理下所司 壬戌工科給事中戴光啓言臣觀吳桂芳所奏高郵築堤一事舊河方病太遠終不忘軍民稱便之功開河令傍老堤又自為二面皆水之慮臣竊探桂芳意若曰三堤並修一河復舊良可

垂遠但前估工費不足應用今又不便更估不若姑省
中東二堤之費云爾按其疏中有據估不及白昂之半
又曰必復康濟之舊非增二十萬不濟其意可見矣夫
圖大事者忘小費何必過為嫌憚求倖於目前苟安哉
下部議 四月戊辰先是漕運侍郎吳桂芳以議修高
郵湖堤為工科給事中戴光啓所摘下工部議言漕臣
躬親相度必有所見但疏意似因工鉅財詘改疏越河
故戴給事反覆辨之事應覆勘惟是合用磚石數多採

燒船運非倉卒可辦所議河南庫貯河工銀五萬兩應節轉發其磚石行各府州縣如式燒採至興大役應分派各府縣撥夫一體應役計時省放得旨吳桂芳原任揚州河工事理知之必真前已有旨委任責成不必又行覆勘餘如議戶部亦以江北各府椿草香錢船稅等銀五千兩漕撫罪贖銀五千兩廬鳳淮揚徐滁和事例納板銀二萬五千兩俱免解部各總輕齋內河工銀共五萬八百六十四兩兩淮鹽運司庫貯挑河銀三萬兩

俱留濟用上俞其請仍留廬鳳等府應解馬價銀二萬二千兩以濟之 庚午勘議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言新河地形如掌水勢成渠較之黃埠嶺誠便且兩海口水甚深闊下皆實地乘潮自可通舟惟南海口迤北十五里積沙數段從古路口另開十三里許直接麻灣以避之可以永恃又橫建一閘於新舊河水之交則潮水流通浮沙不入矣北海口以南三十里為龍王廟有客沙二里四十步撈沙二尺下即實地若旁闢一渠築堤

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自無他患由廟前達新河閘口中間一二淺阻并令挑深亦可無虞矣分水嶺一帶地形本高泉水四溢拽泥運水工力固難然起工當自卑而高洩水當自高而卑難易未可執一論也至王家丘船路溝一段地勢趨下白河適當其衝秋水暴漲最為河患宜岸口建閘一座沂水上流建壩二座尋常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則水經壩上內以停沙亦為善策大都北自海口抵亭口南自麻灣朱鋪通潮最易所慮

者惟朱鋪抵亭口四十餘里耳然臣意主於通漕原不
泥於通海也若造船宜准漕臣王宗沐所造海船式而
稍儉其制載糧不過四百石納水不過三四尺則河海
可並行無患矣山東巡撫李世達言南海麻灣以北劉
尚書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以避之每里約費五千八
百餘兩十三里總約七萬五千餘金然南接鴨綠港達
東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
障沙之議竊以謂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啓則沙又安從

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開大率沙淤潮淺劉尚書
從東岸試挑二里僅去沙二尺給過工食已二千一百
金而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
竊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若沙自隨潮衝激安能障也
分水嶺高峻試一工長止二十丈而費近千五百金舊
河身原深一丈一尺新挑止深一丈四五尺最深亦不
過一丈九尺為下多礪礪石又掣水甚艱也故復有改
挑王家丘之議竊以吳家口至亭口共高峻者五十里

大概多礪石以分水嶺一工計之費當何若試過三
工俱的無可行况全河長亘一百七十里乎潮信有常
遇大潮始稍遠然亦止近陳村閘楊家圈耳曾未至朱
舖亭口也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自店口至
新河口紆曲餘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
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海中小
舟載三百石者必納水六七尺始可行王侍郎船式果
可行乎元人自至正十七年開浚此河至三十一年竟

以淺澀奏廢元史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鑒
今當緝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
巡按御史商為正亦以為言上以撫按奏報與劉應節
所奏利害懸殊恐難底績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工部
覆言撫按議既明確則應節所謂可成可恃者詢謀原
未僉同委應停罷上然之召應節及棫遂并罷諸添設
員役焉 六月乙丑罷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猶以用
過夫役器具等項銀共三萬二千二百二十餘兩請下

所司 丁丑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山東兗
東二府運河額編有現役夫有徵銀夫共一萬四十一
名今查工程繁簡酌量裁留現役夫六千七十五名存
用革去徵銀夫三千九百六十六名所徵工銀按季解
貯府庫備河工支用從之 甲申總理河道右僉都御

史傅希摯言南

關

往來要區素稱大淺二年議

一關

春秋興工輒於糧船有碍宜倣濟寧月河制
建通河一閘遇大挑則船隻俱出月河工畢仍出大河

用夫約九千名用銀約四千七百餘兩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工部覆止膠河疏曰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
枋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
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
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堤五百餘丈以
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
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為
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

以過之仍引水為用及造船之式欲以侍郎王宗沐
海船為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
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
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
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
事巡按商為正題稱淖沙為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
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
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為

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杕建議新河
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於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
為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
復入於海往來無滯誠為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
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
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
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
以抵朱鋪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

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
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園距海口六十里間或
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
則然不可以為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
則未免守候耽延踰時況潮之所及為有限乎潮不
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
地為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
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

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為害議
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
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
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
淖沙至謂為淺沙客沙亦能為害全河長亘二百七
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為便
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
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

出雖土沙相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沈日積日多愈
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堤閘所能障也乘潮
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
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剥淺易舟建倉
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
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於什一矣國
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為
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

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有明旨會同徐栻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高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

勞費

河防權

是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詒殷建中兵

備程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
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糧運民生至今賴之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
間白昂於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河
者為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為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
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堤傾圯萬歷三
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即議修老
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湖

堤迄今堅固越河利涉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五年二月己卯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
高郵石堤工將底績宜及時開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
昂開康濟越河去老堤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於目前
越河之安而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復省視遂
致老堤與中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
恕之議挨老堤十數丈取土成河使堤上往來共由人
得照管不致蹈前額圯旨下所司 三月戊子朔工部

覆給事中劉鉉奏丹陽一帶河身淺涸漕艘阻滯叅政王叙果不行挑濬臨事倉皇倡為開孟瀆河壩之議得旨奪俸二月孟瀆可開俟秋水落後興工為來歲運計

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下京口一帶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起閉蓄水以待運船而實仰藉練湖為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縈遶其側周圍四十餘里仰受

長山八十四溪之水匯為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梗斗門石閘國朝天順成化間屢常疏濬增修夏秋岸水溉田冬春放水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諺自往時守令狃於近利令豪右告佃成田寢失舊額而傍湖之民私開涵洞網取漁利年涸一年今且揚塵矣為漕河經久計急宜請復倘慮貧民失業使佃湖之民轉佃於萬頃澤等處可也一修孟瀆以旁通舟楫奔牛呂城二閘例應冬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

回空運船與往來官船必取道於此欲恪守成規勢不可得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為武進之孟瀆河河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間防倭入寇築壩堵塞於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而船不復經行矣全計開濬約費五萬餘金取諸漕運衙門無令獨累武進一縣此河一開既有私道以通舟楫而運閘得啓閉之宜又引江潮以進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矣部覆得旨練湖并孟瀆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

浚責令秋間完報為來歲轉漕計占湖阻運不行治罪
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抗拒阻撓及司道因循
苟且者撫按叅來重處 壬子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
條陳河道江北四事江南二事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
河自三義鎮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出海
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
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
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是

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縣北上矣邇者崔鎮屢
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
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另開一河引淮
水出河上游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為黃
河所漲民難其永舒矣一修寶應湖堤補古堤以固其
外于古堤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於此經行
一請復上下練河一開復孟瀆河一增建儀真二閘因
江口去閘太遠欲於上下江口迤邐十數丈許各建一

開潮始來預啓板以納之潮初退即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開瓜洲河港塢將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又於鹽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開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於內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 五月甲午孟瀆河以三月初興工至是報竣共用銀一萬六千五十餘兩閏八月壬辰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言京口水涸漕輓愆期近議開練湖矣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

孟瀆矣然可以資江陰不能資京口也蓋京口與洲對壘而孟瀆去洲頗遙空船可以泝流糧艘難以涉險則運道必出京口矣宜於京口之傍另建一閘引江流內注低舊閘可丈許視冬間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縮則閉可免涸轍之患章下所司 庚戌御史尹良佐條陳漕運事宜一通便道以速漕運孟瀆河口渡江入白塢河抵灣頭為運道捷徑宣德七年平江伯開通至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復閉今孟瀆河既開則自河渡江

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且由黃家灣至泰興以達灣頭高郵運河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一開江道以泊運舟糧船自京口乘風北渡瞬息可達瓜開但金山而下觸浪洶湧中流遇風則瓜鎮之收開者未盡而京口之出口者難迴難免漂沒之患惟鎮江城西北有甘露港約長十餘里夾岸洲田宜挑使深闊以便回泊部覆二港可否踏勘行之報可 十一月癸巳

漕臣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越河南北二開

及老堤加高石層增設護堤木城各工竣事報聞

明神宗實

錄

是年漕撫侍郎吳桂芳命主事張譽知府邵元哲等
增築山陽運堤自板閘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
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
加河岸以禦黃淮加清江閘以便運舟之牽挽板
閘漕堤北接舊堤南接新堤

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六年正月庚子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

入黃河

二曰勤塞決口以濟糧運

夫自徐邳以至瓜儀皆為運河而皆賴堤以蓄水但自清口而濬至安東雲梯等地方多踰一二百里自徐呂

至清河又不下三四百里山陽高寶諸湖必由多聞始洩而採辦聞石轉運亦難浚導之功旦夕未竟其不涸漕而妨運者幾希必多貯椿草相度水勢而急為之備然後可以無患三曰宜以江北全力治漕河不當以瀕河窮困州縣治漕河臣嘗濫役寶應見其地道重傷而又有衝路之供應有養馬之煩費及觀揚州所屬或有地稍豐收而又無驛地養馬之累夫常賦之經各有定額未敢輕議若淺夫則因時增設且皆國事耳可無裒

並以恤疲民四曰歲報錢糧以核疏鑿之功夫疏河浚海建閘築堤非百餘萬以上則難與輕費非五年七年之久則無以成功總理大臣每歲終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逐一奏報其築塞決水必視水勢注海之機以為消息但能勤於補塞不妨飛輓者即為成功此於稽核錢糧之中而寓考成河渠之意也五曰優恤夫役以鼓勞人夫河工之苦胼胝狂瀾之中跋涉淖淖之上且地皆荒野濱海凡饗殮等需有費二錢不得一錢之濟者

今宜從實估勘稍優其值以蘇小民之苦至應得工銀
必須委廉能官依時早給仍察督小官不許假以別事
剝削夫役章下所司 二月庚寅初河淮泛溢漕糧甚
艱科道官及總河諸臣建議或謂海運甚便或謂河道
無虞紛紛不一至是戶部覆議謂先年海運事宜一一
規畫停妥如每歲河道不梗仍從河運不然即照海運
舊規成法酌量舉行不報 三月壬子朔刑部主事管
志道上言七事六曰定河漕之策今京師專倚江南四

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海運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
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以應役何異借寇兵以齎
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臣謂河縱決溢梗運
不過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曷若乘此
機會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孑
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蘇息窮民倘次
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伍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然臣惟
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

自贍乃無後虞則屯田水利未可以為迂而不講也

五月辛酉以高郵湖堤告成贈卹原任工部侍郎吳桂芳如例淮揚海防副使程學博等十員陞賞有差 七月乙亥總督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等題寶應湖於本年六月內陡起暴風驟雨將本工復行衝決蓋由河上諸臣期以苟且了事而但為目前之謀憚任勞者莫親版築之務巧避怨者不嚴程督之功錢糧虛糜而冒破之數不行功築弛壞而債事之罪不加稍有一簣之功便

侈大以競賞脫有潰決之誤則遮護以托逃若不因此重加究治何以示懲上是其議着河漕衙門着實叅奏八月癸未開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為糧船灣泊其工費即於兩淮贓罰及河工銀兩動支 乙巳巡撫

浙江兵部右侍郎徐栻題澈浦所至秦駐山一帶河道去海塘迤南聯屬縣治國初舊有土塘為之屏捍內河為之洩流以致石塘可保而田畝歲登稱為沃土商旅輻輳賴有生業向者淤塞坍塌旱澇無備舟楫不通糧

運甚難乙亥潮災該所軍民被災特甚而石塘衝塌殆盡者職此之由臣目擊時艱建議開濬荷蒙俞旨允行臣嚴督各官興舉今果能矢心協力督率勸相萬夫子來月餘告竣臣親詣閱視考成見新河深廣土塘高厚內外相維石塘益固永保異潮無衝突之患田疇得灌漑之資而糧運直達利益無窮所據効勞諸臣與臣終始塘河共事胼胝者臣不敢蔽如嘉興水利同知黃清等及海寧備倭把總王三錫等所當紀錄以俟優叙議

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官砌寶應八淺石堤共長八十五丈六尺修復淮安新舊閘壩遷通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行山寶高興鹽等處沮洳之地盡為稼穡之場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七年三月戊申直隸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添設新堤堰夫役河工雖已垂成但遙縷二堤已逾千里高家堰之堤凡六十里柳浦灣補舊

增新將百餘里而黃浦八淺地雖咫尺反稱緊要若非
集夫密守則盜決可虞宜增夫額畫地築居乃為勝算
一添設管堤官吏高家堰柳浦灣於淮安最稱緊要今
修築告竣但二堤俱屬荒僻奸商漏稅利其直達揚州
每行盜決宜增設大使官一員專督衆役使之同居堤
上密訪 七月戊申贈兩淮鹽運司同知黃清為陝西
行太僕寺少卿以河工効勞死事也 庚戌總理河道
潘季馴總督漕運江一麟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

渠高墊且閘水湍發啓閉甚難查照平江伯陳瑄所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議欲修復舊規并請特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部覆從之 壬戌工部奏叙開便

河工次先是巡漕御史陳世寶議鑿瓜洲屯塢通浙直運船今又議開儀真便河以通江西湖廣等糧運欽命嚴督開挑至是總理河漕潘季馴管理糧儲道陳文燭

查原督揚州府知府虞德華淮安府通判況于梧儀真知縣侯應徵挑完便河工程將所挑河渠勘足丈尺所支錢糧開報數目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會同陳世寶功當優叙如陳文燭等四員官有崇卑勞無軒輊議行吏部叙錄其餘行漕院分別獎賞以示激勸從之
八月乙酉戶部題覆密雲漕糧俱屬額餉往時自通州水運僅止牛欄山又自牛欄山陸運抵鎮歲費腳價繁多居民騷擾因潮白二河可以通漕節經督臣修治

二水會合河流已盛又因同知衛重鑑建議自通州徑運至密鎮無倒卸起剥之煩插和偷盜之弊主事曹維新議添扁淺船二百一十隻新舊共船四百隻俱令經紀承管撐駕所運糧一十五萬自牛欄山至鎮城每石四分內扣八釐抵作船價計年扣價還官以備十年一次更造之費計所給經紀腳價止一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每年省什物行糧等費共銀二千二百餘兩而十五萬漕糧僅以三月通完費省而上下便之經久可行既

經督撫梁夢龍張夢鯉具題宜着為成規仍請紀錄各
効勞官運務者俱依議

明神宗實錄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
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於寶
應之寧國寺益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清在寶應
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鎔銖磨算上下皆
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
令人密蹴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

日氣絕蓋萬歷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五十八秦聞

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

湧幢小品

明神宗萬歷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浚閘河以利運艘淮河一帶先年平江伯陳瑄開鑿時原恐阻淺初立裏河歲一挑浚今狂流既息積沙未除外河日深內河日淺宜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挑挑期俱在通濟閘築壩之後動支歲修錢糧多募夫役限一月通完至於揚儀河道亦應時常撈淺以專

責成以防衝決河水暴決勢在速治今後遇有水漲暴發非司道駐劄地方該掌印官竟自派募人夫動支物料多方防守如水勢異常夫料不足聽其借支貯庫別項銀兩一面通詳司道一面便宜築塞不必拘泥關白而後行事 五月丙子命挑浚白溝河以便運船從科臣王道成請也 丁亥總理河漕潘季馴奏復漕河舊規六月初旬於通濟閘築壩九月初旬開壩下所司知之 庚寅工部奏請復舊規以清街道列為六款一疏

河渠以通水道京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橋東有泡子
河西有河漕各街俱有長溝中城有臭水塘此皆各通
脈絡今多壅塞且有侵占者乞逐一清查給銀開浚明神
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漕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又會
議得淮南水患其源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
病實相關焉往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
黃水又從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浸及城市興

鹽等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因塞羣議紛紛計將無出矣幸賴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並免南奔之患塞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堤而興鹽一帶俱有可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得淮黃合流而大關運計民生殊為永賴矣所據未盡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修之堤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

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八淺潰決濁
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以湖堤言之除
寶應大工堤岸俱各修砌完固惟當率夫防守無容
別議外其卑薄殘缺之堤宜加土工樁木以減水閘
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
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寶應
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甌閘九淺石閘應改建減
水壩三座并江都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錢糧俱應

於見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即於大工餘
剩銀內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
水至於伏秋霖潦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共注
於湖止憑瓜儀二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灣頭原有
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
通便年久淤淺先年刑部侍郎王恕曾議挑濬計長
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
船隻潛度難防遂致中寢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

是五七八四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佈樁柵就令
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餘月分任從照舊築壩
實為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
頭濬起至泰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
闊四丈底闊三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
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又查得高寶江
都堤內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
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滕

臚喻口出廟灣以入海迺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
疏濬先蒙總督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
濬淺處計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
千五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
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事俱
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明歲伏前
報完方克有濟但道里遼隔時日不多必須分任責
成庶可速就今議得高寶江都一帶湖堤及修建減

水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分司管理疏濬灣頭鹽河
分屬海防兵備道管理疏濬射陽湖諸淺及清江浦
外河堤岸分屬徐州兵備道管理庶事有專責而工
可速成矣再照鹽城知縣楊瑞雲寶應知縣李贄揭
內開稱寶應堤內重初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
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
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
時和年豐再圖興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

等因該臣會同兵部尚書凌雲翼虛心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管轄地方自清及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處委已順流入海運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查照部科題准事例防守不懈即為永賴之策無容別議外其實應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所不敷

無怪其然也所據司道勘議加幫堤岸修改閘壩濬
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
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於請發分任尤便於責
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敕下工部查議上請備
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前項
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官務趁今冬天氣晴和分
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衙門將挑河銀兩查發
濟用定限來歲三月中通行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情

誤及苟且塞責不堪永賴者指名叅奏庶未盡之功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矣奉旨工部知道

河防一覽

是年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

堤南

上河田廬皆沒郎中

張譽督塞之寶應決黃浦譽率夫堵塞堤下窟得龍

骨建脫龍亭

南河全考

薈叢云此

印川公河上軼事也王文肅撰公墓志云黃浦下陰雨

輒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母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古時以

為孽龍避公而尸解云 喬萊實應新志云予昔修
明史為潘公作傳蛟龍浮蛻之語本之王文肅所撰
志銘中予以說近荒唐未入正史
今歸田里知有碑在黃浦廟中

明神宗萬歷九年五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顧問言臣前
待罪任丘目擊潯沱河每遇夏秋水漲漂流廬舍淹沒
民田不可勝紀而額糧現存百姓歲苦賠墊大半逃亡
前撫按官計議疏浚或欲開故道或欲開新河未免此
利被害以隣國為壑終非長計莫若將饒陽河間以下
水占之地悉讓為河動支該府節省并贍罰銀兩召募

夫役挑鑿河身使水有所容剏築堤岸使水有所束以圖永久之規毋爭目前之利其額征錢糧若必不可缺即於府屬州縣每石量加分釐或有現淤沃壤清查照畝起科通融攤派部是其言請行撫按查看具奏從之

六月丙辰巡倉御史顧爾行條議水次三事一謂小灘水次向因河南糧戶賁銀至彼買米致奸棍營求包攬揷和不堪宜行禁戢一謂遮洋海船年久損壞宜行修葺一謂運官率多衰老不堪宜加慎選部覆如議因

言浙江杭嘉湖漕糧本部舊差主事一員監兌後因科
臣建議停差以巡鹽御史事簡議令兼攝而御史不能
親臨致糧米粗惡係乎國儲查有先差舊例相應議復
得旨允行 七月壬戌總督漕運凌雲翼奏稱儀真閘
稅宜酌水勢不必拘泥取盈其瓜儀各閘壩應歸併南
河郎中管理不必添設主事部覆如議因言河道歲修
錢糧宜敕督臣照各邊軍餉事例歲費若干存留若干
悉解工部貯庫遇河工缺乏通融請給從之雲翼又言

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
運船率多淺阻臣已督行司道興工挑浚乞照往年事
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覈實具奏章下所

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年三月己未朔增築保定府雄縣橫堤
八里工食取諸修城餘銀造河間府任丘縣東堤自滿
堂村至呂公堡二十里工食取之裁省淺夫銀以潯沱
水患撫按辛自修教蠲請也 辛巳先是河漕總督凌

雲翼言清江浦河堤夾隣黃河邇來水勢南趨淤沙日被衝刷恐黃河決嚙運道可虞欲於城南窩灣自馬家嘴歷龍江至楊家澗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在司道張譽等初議則從武家墩折而東仍合通濟閘出口於是兵科給事中尹瑾議清浦之河其來已久河堤之外一望平田并無岡阜遮隔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拒亦不過十餘里必清浦之堤無虞而後淮安無虞一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清浦一決其

害不止清浦而已且糧船經由淮城則夾帶違禁易以稽查若經由密灣入馬家壻則中有一河之隔又有大湖之遙脫有頑軍梗悍作奸犯科失誤糧運咎將誰歸至武家墩出口尤為可虞蓋本墩地勢高亢天將設之以屏藩淮河者墩內地高難為挑挖墩外湖濶難以灣泊冬春之交糧運緊急則苦洩洄伏秋之候淮水泛濫又苦奔冲且武家墩與高家堰共為一堤相去甚近開武家墩是即開高家堰則又害全河矣無已則通濟閘

合流之議為可從耳已而雲翼請遣官往勘給事中李
廷儀吳官言今日治河之事宜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
堤以固清浦武家墩不可開新壩不可築事勢昭然遣
官覆勘徒滋道旁議耳部覆給事中言皆是上令雲翼
計永利以聞 四月戊戌戶部題漕糧遠者六七千里
近亦四五百里往河道阻塞運糧多虞荷皇上軫念國
儲歸併河漕督臣專責各省巡撫及添設御史通行巡
察各兵備畫地分修故邇年道路疏通不踰春月俱達

天津北至白河咫尺京師反不能依期抵壩何也一則起剥甚難一則濬河不力蓋剥船僅八百每船不過百餘石每剥往返須兩日三百餘萬之糧必欲盡用剥船已盡河漲無期轉盼秋雨時行陸運既阻於泥濘入倉又難於晒揚雖捐輕費而盡用之亦安望米色乾潔無浥爛耶宜令倉漕各衙門嚴行沿河承委州縣官令其晝夜駐劄臨河各分信地督催堤夫淺夫挑浚白河一帶平河漫流淺阻務期深闊無滯如原設夫役不敷許

量動官銀雇募協助俟糧運完日報部議補仍將各官
勤怠酌議題請以示勸懲報可 六月壬子新開永濟

河成長四十五里建閘三座費銀六萬餘兩總督尚書
凌雲翼以聞上以其費省而工速賞銀幣有差 七月

辛未直隸巡按楊楫題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濟寧臨清
一帶閘河淺澀提督泉源工部主事馬玉麟將南旺迤
北閘座閉塞借水南流致北流之水糧船淺閣兗州府
管河通判詹謐一籌莫措阻誤糧運且本官物議沸騰

官守有玷應分別罰處仍行各管河分司官將南旺馬場安山諸湖逐一清查原界集募人夫開浚深廣其減水閘壩查有損壞即行修葺務要以時蓄洩永保運道如道府等官因循故套苟且了事聽其指實叅奏疏入下部覆奪馬玉麟俸三月降詹認閒散其修湖儲水係濟漕要務共依議申飭行 十一月戊午維揚古稱沃壤而地形高下大海環其東諸湖遠於西所賴堤厚支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竈俱利自范堤坍塌高寶堤亦衝

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高寶興泰四
州縣為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河道尚書凌
雲翼言臣等躬親勘視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之道有
二惟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堤一帶之水
為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為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
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
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
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北會於

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窰
海溝河白駒三十團竈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黃土溝皂
角樹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
備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何垛場至白駒場一帶阻
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糧鹽大河洪水衝決河身與
岸相平故水軌道而淤溪秦漳艾陵葑子諸湖之水北
淹民田億千萬頃處處俱當挑浚俱費經營惟是工有
後先勢有緩急今將范堤數十里先行修築使外潮不

得入串場支河六七道盡行疏浚使內外有所出果蓄
洩利便積水可消則海口不開亦可如支河既通之後
水患如故即并開海口置閘以備蓄洩其修築范堤該
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浚支河六道該銀二萬一千四
百四十餘兩俱於鹽價門租浚河存剩銀等支用部覆
河臣策是定限今年十二月初興工明年十月報完務
須費省工堅詔從所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